

向 事 人 LIFE STORIES

今年将满87岁的谢品
坚定相信，我国永远会有更
好的战斗机。

退休前，谢品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副总设计师，参与过我国第三代到第五代战机的设计研制，包括被誉为“争气机”的歼-10和中国空军现役最先进战斗机之一的歼-20。用他的话说，从23岁到75岁，他只干了一件事，就是战斗机设计。

2025年夏天，在国际地区冲突中，我国自主研发的出口型战斗机歼-10CE一战成名。面对记者，曾担任歼-10飞机副总设计师的谢品利落地列举着歼-10系列的先进性。这段视频被广泛传播，军迷评价，“老专家的自豪感已溢出屏幕。”

1月11日是歼-20首飞15周年。鲜为人知的是，在歼-10还没有完成首飞时，歼-20的预研工作就已摆在了谢品和同事的案头。不久前，谢品还专门去了一趟成飞航空主题教育基地。站在铁鹰机翼下，耄耋之年的他仰头看着流线机身，长长感叹道，“我们在发展，别人也在发展，所以创新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丢。”

——终归，对于这件占据了大半人生的事，少言的谢品有太多想要表达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
记者 杜江茜 邹阿江 徐瑛蔓



在1月11日
歼-20首飞15周年
前夕，谢品专门去
了一趟成飞航空主
题教育基地。

徐瑛蔓 摄

站在战斗机机翼下的老人

专访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原副总设计师谢品

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

直线思维的谢品，唯独在谈及年少时会多出情感的枝蔓。坐在冬日午后暖阳下，他的回忆里却混杂着尖锐警报、飞机轰鸣、爆炸硝烟味、人群推攘尖叫和大家躲在防空壕时的屏气凝神……

“那时刚考完期末考试，我站在窗口，忽然看见远处冒出黑烟，然后大地震动，接着警报响起。”1955年，16岁的谢品躲在防空壕中，经历了败退台湾的国民党空军发起的“1·20”福州大轰炸。在烟尘滚滚遮天蔽日中，少年谢品将拾捡起的弹片紧握手心，立下要“造飞机”的志愿。

从此之后，这个海边长大的孩子一路向北。考入南京航空学院(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)，他主修飞机系空气动力学专业，毕业后来到沈阳，在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开启了航空科研生涯。

到沈阳后，谢品记得很清楚，是一位很壮实的同志将他和其他3人带到了气动布局组，主要研究战术技术论证和未来飞机设计。那位精壮的同志，就是后来担任歼-10飞机总设计师的宋文骢。

谢品说，那时的自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，刚参加工作就提出要扩大飞机装油量。但就是这个看似冲动大胆的想法，却得到了重视，“没人因为我刚大学毕业就忽视我，大家很认真地一起考虑可行性。”

——这便是后来歼-8战斗机的雏形。

事实上，那时我国的航空工业经历过奠
基立业与仿制生产阶段后，正进入自力更生与
艰难探索的新阶段。尽管新中国生产的第一架
飞机初教-5、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-5、第一架
超音速战斗机歼-6均首飞成功，但是以仿制为主。
在苏联专家撤走后，中国航空工业陷入最困难的时期，也坚定了自主发展的决心。

这也是谢品记忆中，梦想跃然成真的岁
月。一帮干劲十足的年轻人聚在一起，大家每天
早上早操后就开始工作，一直到晚上吹号休
息后，躺在床上闭上眼睛，眼前蹦出的都是图
纸和设计。

1969年7月5日，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第一
架高空高速歼击机——歼-8首飞成功。这是
中国航空工业走向自主研制的里程碑，更积累
下宝贵的全流程研发经验。

“没设计过飞机的年轻人，大学毕业两
年就敢提方案，并且还被认可，还成功了。”
说到这里，谢品的声音里满是雀跃，“于是，
我们胆子也更大了。”

“将眼前的坏事变成长远好事的乐观”

如今，胆子很大的谢品回过头看，自己参
与设计的战斗机有十几款，有成功的，也有失
败的，但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还是歼-9。



1998年3月23日，歼-10首飞成功。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供图

在中国航空史的记录中，歼-9是中国航
空工业在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研制的
项目，但最终因技术挑战和资源限制下马。
为此，他随300余人团队从沈阳调赴成都，参
与组建新的飞机设计研究所，也就是现在的
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。

一群人，在20多岁到30多岁的黄金年
代，付出所有心血的项目却折戟，在一片悲
伤情绪中，谢品却保持着将眼前的坏事变成
长远好事的乐观态度。

“歼-9下马，不完全是坏事。”此后，谢品
提交了一份报告，建议成立一个战术性能和
远景发展专业小组，专门研究空中作战和未
来型号的发展。主要是在项目上马前，先论
证下有无必要。

这个小组，其核心工作就是预研。

彼时，时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
设计研究所副所长的谢光找到谢品，坦言如
果成立这样的部门，要研究的是我国未来二
三十年后的装备，所以要高度保密，干什么
不能说，要低调……参与前期的论证预研工
作后，就要转到下一个项目中去。

这个需要“隐姓埋名”的预研部门成立
初期只有八九个人，而他们接到的第一个任
务，就是我国首架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斗机
歼-10。

在关于“争气机”歼-10的讲述里，总会
提到“意外15分钟”。

那是1982年，宋文骢代表团队参加新一
代战机的论证评审会，面对领导突然给出的
15分钟发言机会，宋文骢从未来战争的需
求出发，提出了新战机应具备机动性、超视距
空战等先进性能。这段发言打动了在场的
所有人，原本保守的二代半方案，也被改成
先进的三代机方案。

但事实上，在这15分钟前，预研工作早
已展开。谢品和伙伴开始设计时，只有核心成
员知道。当时，他们拿出了不少于20个方案，“重
型的、轻型的，各种各样的。歼-10的总体设
计、气动布局，基本上都是我们组先搞的。”

1998年3月23日，歼-10战斗机首飞成

功。彼时惊天一飞，直接拉开中国航空新
时代。

在欢呼的人群中，谢品泪流满面，然后
转身离开。那时，他和团队已埋头在了新的
项目论证中。

童年的纸飞机已变成钢铁战鹰

如谢品所言，他参与的很多项目都沒有
跟到最后，他们在项目从0到1的保密阶段进
入，然后在正式立项后离开。当被问及会不会
感到遗憾时，谢品的关注点却在另一方面，
他说，“我们热衷于研究新东西，很多新
东西都是我们搞的。”

那个童年时将纸飞机投向天空的孩子，
那个在工作前不知道我国战斗机发展现状的
年轻人，最终成长为带领团队看向未来的
领头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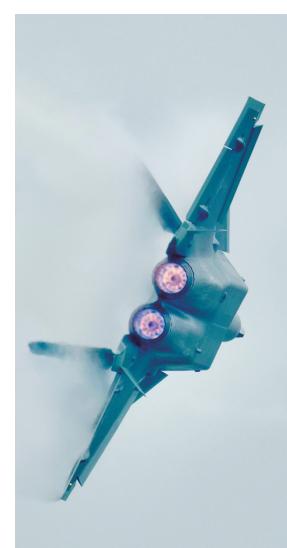
2014年，谢品正式退休。这时，他才发
现自己没有别的爱好——不会唱歌，不会跳
舞，不会打牌，就会设计飞机，所以他总说
自己这辈子就只干一件事，也只会干一件事，
就是不断设计新飞机，设计性能优异的新飞机。

谢品觉得自己很幸运，在以几十年研
制时间为基础的航空工业中，很多人一生只
能跟完一个项目，但他见证并经历了我国航
空工业从跟踪仿制到独立自主的跨越成长，
参与了几代战斗机研制成功并形成战斗力。

直到现在，令谢品最开心的依然是从天
空传来的好消息。例如，当歼-10CE在国际
地区冲突中一战成名，引起国际军贸市场的广
泛关注时，他仍能清楚地说出歼-10系列的
先进性。其中，被广泛认知的鸭式布局、蚌
式进气道，都是在歼-9项目中奠定的基础。

当站在歼-10C巨大的机翼下，谢品会
想到和自己共事半个多世纪的老大哥宋文
骢。宋文骢在生前曾说：“歼-9就像一粒种
子，虽然没能破土而出，但它埋下的基因终
将长成参天大树。”

谢品觉得，这就是中国航空事业的韧
劲，即使失败，也要失败得有价值；即使倒
下，也要成为后来者的阶梯。



歼-20亮相第十四届
中国航展。 徐博 摄